2023年11月28日 星期二
责编 程建华 E—mail:158050557@qq.com
安庆晚報

家有八仙

戴 晨

家里的八仙桌，是奶奶的陪嫁。

当年，生产大队急需青壮年修河，奶奶怕年纪尚浅的弟妹吃苦，便做起了河工。她肩扛担挑，清淤围堤，从早干到晚，吃尽了苦头。太爷爷实在不忍心，倾尽家当，为奶奶打了一方八仙桌，把她嫁到了隔壁乡镇。得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人生经历，对这方桌子，奶奶有种特殊的情感，是为了不忘以前的日子，也是为了感恩以前的日子。

这八仙桌结构简单，用料朴素。桌面由几块木板拼接而成，泛着令人微醺的酒红色。四边围着浮雕图案，有花、有云、有树，精致而逼真，中间嵌着小抽屉，还遗留着不知什么时期的针线、硬币和钥匙。桌腿经不起岁月考验了，写满了刀痕、脚痕、手痕，靠近一嗅，木头的陈旧气味轻轻扑来。似乎是八仙在打招呼。

其实这方桌子还真和八仙有关。相传八仙云游天下时，莅临吴道子家中，却无处可坐。吴道子便大笔一挥，画出了一张四角八仙桌，八仙刚好坐得下。吕洞宾问吴道子桌名，吴道子说：“我为你们而作，就干脆叫八仙桌吧！”

且不论八仙桌的前世之妙了，它落在我家却成了一代代人的今生之福。

我轻抚桌面，略过他光滑夹带沟壑的木纹，略过他被刻刀修饰、被钉子叮咛的束腰，略过他停靠过三代人的体温、闹腾、私语、大笑、眼泪的桌面，不由得心生敬意——这不是一方简单的桌子，倒像是一位板正的私塾先生，古拙质朴，有着“自以为是”的生活定义，对造型从不讲究，对追求极度偏执，不圆滑不世故，一生只想做好一件事。

私塾先生的事是教书，八仙桌的事又是什么呢？小时候的夏天，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时，时常停电。奶奶会给我支起蜡烛，但用不了多久蜡烛就垂头丧气了，滑溜溜的蜡油像坐滑梯似的滴在八仙桌上，待充分凝固后，我喜欢用铅笔头戳烛油，滴一下，戳一下，再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掀开……

一年到头，八仙桌可不只是陪我，也有几回高光时刻。姑姑出嫁那天，左邻右舍把八仙桌擦得锃亮，派壮汉恭恭敬敬地请到院子里，待酒肉出场、菜香四溢、猜拳逗乐之时，便掀起了一个小村子久违的狂欢。桌上极其讲究论资排辈、长幼尊卑，我属于小辈，只能端起一个趴趴凳，坐在一旁独自享用。那时候的我，只想快快长大，便可以趴在八仙桌上享受吃席之乐了。

到了2008年，老家进行新农村建设改造，爷爷奶奶搬进了集体住房，虽有院子，却没老宅子那么大。别的家具奶奶都不惦记，唯独这张八仙桌，对搬家师傅再三嘱咐：“老家伙了，骨头受不了，轻点搬啊。”并特意找来木匠，用刺鼻味的土漆将桌子上下刷了一遍。

如今，爷爷奶奶又搬进了小区，碍于门框太小，八仙桌迟迟进不了家，便把他搁置在一楼车库里，姑且当作祭祀祖先的台子。

几番变迁，八仙桌的桌腿开始松动、腐蚀，我仿佛看到了奶奶蹒跚的脚步，仿佛又看到了来回串门的街坊，那些撑着以前日子的腿脚，在逐渐老去。我看着愈发心疼、心酸，常劝奶奶添置个新桌子，奶奶却迟迟不肯舍弃。她常说，还能再用几代人呢，我要传给重孙。

虹霞映山川 李昊天 摄

起 鱼

王绪谦

在我们这个村庄里，起鱼是一种集体式狩猎活动，那热闹、激动、沸腾的场景让整个村庄都陷入了无边的欢乐之中。

我们这个村庄有百余户人家，庄内有好几口水塘，其中最大的一口水塘呈长方形，东西走向，长约300多米，把村庄分成南北两半，北半部村民把大塘称之为南大塘，南半部村民把大塘称之为北大塘，其实都是一个概念。这口水塘属于集体性质，是村民们共同的资源。水塘周围树木林立，水面阴凉；水塘岸边、水下草木茂盛，鱼类食物庞杂，特别有利于渔业生产。水塘内有两种鱼类，一种是自然生长的野鱼，多为草鱼、刀鱼、黄鳝、泥鳅、龙虾等，还有一些体型微小但味道鲜美的小鱼，它们自然繁殖生长，种类繁多。一种就是人工投放的家鱼，以鲢鱼、鲤鱼、黑鱼、鲶鱼等居多。这个水塘因食物链充足，鱼类生长迅速，仅以鲢鱼为例，放养一年时间，就可长到三斤重左右。

水塘积水较深，常年不枯，每年七八月份的梅雨季节，水塘补水充分，且无外流缺口，有效蓄水保水，养鱼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庄里有威望的村民牵头放养鱼苗，然后开放式接纳村民入股，也就是本着自愿的原则，谁都可以入股分红。村民们也就是凑个热闹，每家每户出资20元或30元，就算是水塘的股民了。水塘放鱼每年都要补殖一茬，虽然从来没有清塘，但因每年都进行过捕捞，所以补殖是为了维持鱼类的保有量。水塘内无需投放饲料，鱼类靠的是采食自然界的食物生长，也就是自然放养。

捕鱼一般选择两个时间节点，一是中秋节，为的是给乡亲们餐座上添一道美食，增加“鱼”庆；二是秋收后，这个时候，鱼儿肥美，最是尝鲜的好时机。捕鱼的时候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先是有人从村庄的东头跑到西头，再从西头跑到东头，下达“起鱼了”的通知，仅喊一嗓子，就把乡亲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水塘聚集，不一会的工夫，水塘边就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捕鱼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绪，水塘南北两岸各放置一口大缸，并兑上少量的清水，用于集中盛装渔获。好几个村民拎着水桶在水塘边待命，就等着拾鱼了。捕鱼的主力军也开始登场，他们都是年富力强、有捕鱼经验的叔叔、大伯，这些“鱼鹰们”手持拉网、挑网、撒网等捕鱼工具在水塘里排兵布阵，收网捕鱼。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蹚水赶鱼，协助持网人员捕鱼，其实也就是为了融入这种热烈的氛围，感受被大鱼冲撞的刺激和惊喜，被泥水浸润的酣畅淋漓。

人们涉足水面，受惊的鱼儿纷纷跃出水面，旋即又扎入水中，激起一片片浪花，也激起了人们的惊叫声和欢呼声。最令人惊喜的一幕出现了，第一网拉起来，白花花的几十条鲢鱼把好多人都吸引了过来，七手八脚地拾鱼清网。紧接着，第二网、第三网……网网惊喜。拾鱼的村民一会跑到这边，一会跑到那边，应接不暇。李大嫂在捡鱼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滑倒在地，掉进了塘里，正在捕鱼的王大叔急忙扔下手里的渔网，把李大嫂从身后抱起，送到岸上，还开玩笑地说：“这下子逮到个大鱼，100多斤呢！”惹得大伙捧腹大笑，只是那李大嫂羞红了脸。

我也加入了捕鱼的行列。只是那时年少轻狂，无力使用大网捕鱼，只能发挥浑水的作用，把鱼呛起来，助力大人们捕获。在漫无目的地激水中，我突然发现一条红鲤鱼若隐若现，急忙张开双臂，整个身子都扑了上去，试图把红鲤鱼压在身下，双手捕获，只是那鲤鱼比我的动作还快，立马摆脱了我的威胁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在我一脸茫然发愣之际，那条红鲤鱼在我的前方又出现了，像在跟我玩捉迷藏。我在想，这么大的水面，徒手抓一条大鲤鱼，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，看样子不能来硬的，只能智取。于是，我向岸上的兵贵哥要了个推网子，在红鲤鱼出没的地方，把推网子置入水下，我则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等待着它的出现。当那浮动的一点红再次露出水面的时候，我把推网子从它的身下一挑，这条红鲤鱼终于被收入囊中。“哇，真大呀！”人们纷纷向我聚拢过来，我也如获至宝，把这条红鲤鱼单独置放在一个清水盆里，为的是保障它的存活。分鱼的时候，我向牵头的王老伯提出请求，把这条红鲤鱼分给我家，我想留做养殖观赏。王老伯看了看大伙没有人提出异议，也就点头同意了。此后，这条红鲤鱼在我家的水缸里养殖了很久，成为我最心爱的宠物。那耀眼的通体红色，那悠闲的气泡，那轻盈的摆尾都组成一个少年生活中五彩的颜色。

起鱼的末尾，捕捞作业的主劳力都坐在岸边歇息，一根接一根地抽起烟来。牵头的王老伯喊着各家各户的名字，均衡分鱼，大伙都有份，人人皆大欢喜。水塘里渐渐恢复了平静。只有余兴未尽的孩子们置身浅水处或是水塘边捕捉小鱼小虾。大鱼有大鱼的味道，小鱼有小鱼的味道。那小鱼拌面在油里一炸，连刺儿都是酥的，的确是一道乡村美食。

岁月悠悠，乡情绵绵。如今的南大塘，也是北大塘，依然鱼肥虾旺，起鱼的时候，依然是“村超”一样的火爆景象。